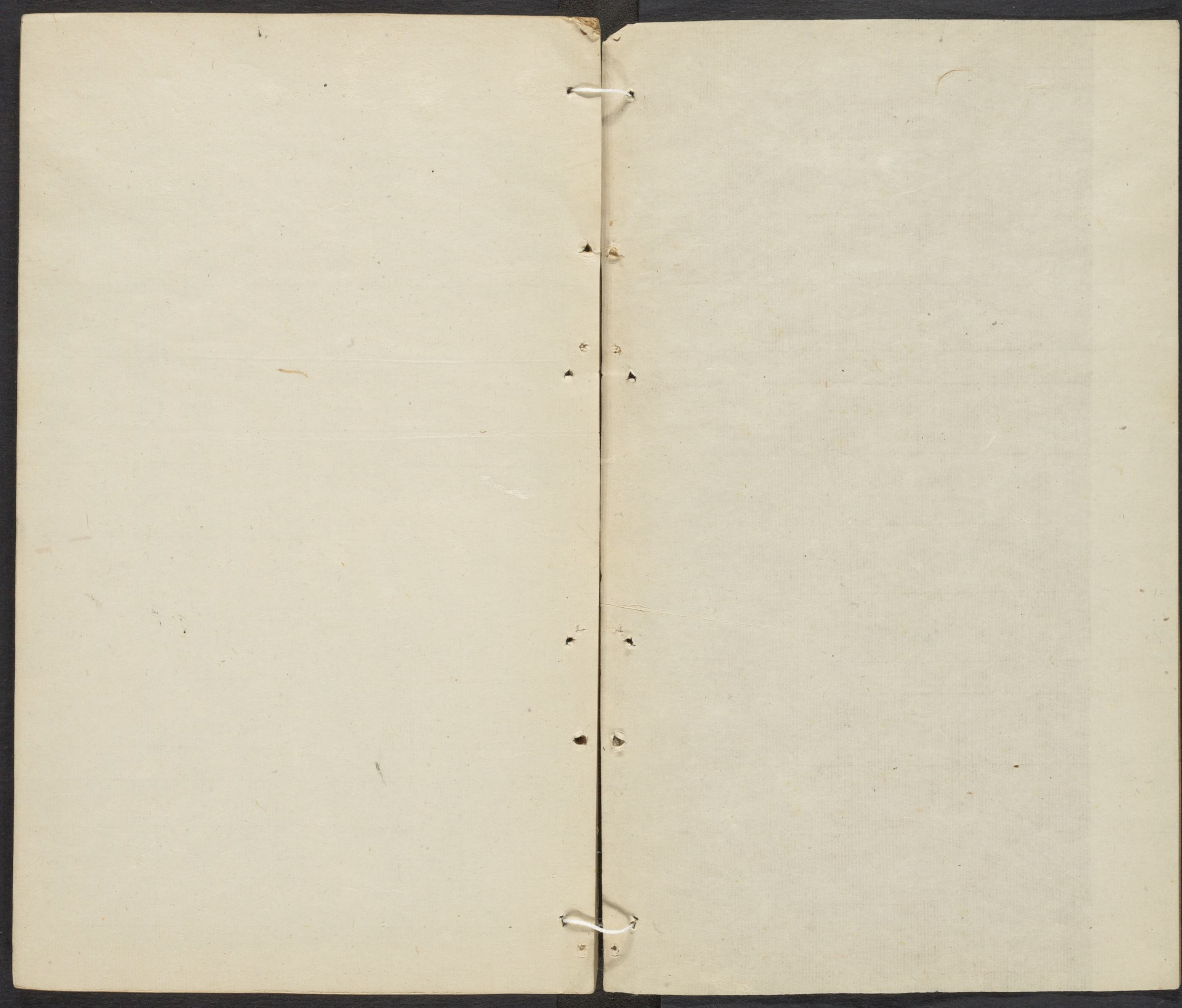


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ChL 1060/4208B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四卷

學二

總論為學之方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  
說甚好○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  
易曉讀也須易記○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  
廣大愈謹辯愈高明○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如  
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  
養教氣宇開闊弘毅○當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  
方好○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  
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

聖人  
與理  
為一

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迫促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一舩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見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舩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其難○學者常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

聖

三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為學亦當如此曰然○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為究竟法耳○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為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察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

切忌輕自表褻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為善而常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盡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

禪今若不<sub>不</sub>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禪禪也。○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書不記孰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為學之道無他只是一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

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任不得○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九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

孟子之篇也○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積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也○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此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宜宜之中矣○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孰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孰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

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絞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為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就處說不得除了熟

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粘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後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時自是○厭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已理會此等事又自會得。○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此子失但復其

產復底學言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不可汲汲自修而及之乎此其所以為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待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

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凶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監此而有以及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



居敬  
持志  
為讀  
本

書又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清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勤者  
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  
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  
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  
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  
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友復聖言矣事物以求  
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  
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  
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  
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  
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者

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有缺然猶未  
不進問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注  
不得不可以他門口把來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下家誦  
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不惟應  
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為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為或  
做作此小氣象或自治一等議論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  
踐履不至歟抑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其與人訟學問止  
是說得大既夢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舫其中至寶之物何所  
不有其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  
今人為學多真是為名不肯切已○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穉  
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

抱不決之疑也。為戒而不可為法也。○與東萊呂氏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味。今人多只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為然也。更須識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一云事索然，然心未有主却一云事若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待

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如說，則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曾真箇持敬窮理。若是真箇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却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公說。若敬不得處，又著如何。窮理不得處，又著如何。古人所謂堅○守○蓋未嘗有箇不得底事。又曰：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裏面有在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何必思量。從那在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友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有也。○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湏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直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人所謂學者，固自有別處。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

詩書  
以主  
敬立  
志為  
先

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說熟，自然見得意思。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志為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見意，諸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窮理浸養要當並進，蓋非稍

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垂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實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也。○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放慢即便提撕即息常在此矣。○學者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而己也雖顛沛必於是蓋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及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

人佳  
李  
張之

衆人則曰日月至焉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所謂况其上者乎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之階與曰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爲學須有階漸然谷下立志亦須畧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謂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

為而為學文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奮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之言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焉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生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

后

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進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而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孰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盡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為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及求諸已與其以口舌馳說而

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  
一小技耳以言乎迹則不足以治已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  
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勤懇交復至於  
連篇累牘而不厭耶○為學之序必先成已然後可以成物此心  
此理元無間斷斷斷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  
待何用推擬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  
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合得三五事則日積  
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  
却低面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  
不免但為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觀浮圖者  
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視歷階而漸進至觀於外者雖足以識

前  
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  
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  
一日之方便有一日之効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  
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自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  
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誰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  
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錙銖未必能真有益  
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  
為學也在敬謹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  
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  
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  
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

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但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直實見得如此非虛語也。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服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厭飲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擷焉以助之長豈無益而受害之哉。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

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其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後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知飢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

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  
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  
一件下梢都不會理會得。今須先正路頭明辯爲己爲人之別  
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自明踐履自正積日  
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  
工終做事不得。○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  
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湏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  
略欠闕此子不得湏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湏是大作規模闊開  
其基廣闊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  
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更無此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  
理。○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

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口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湏一  
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狀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  
做不成且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湏是理  
會得多方始襯輦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  
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句是自家緊要合  
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  
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且若不曾曉得被他瞞所以  
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有孔子雖曰生知  
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之類於老聃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  
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刻子蓋是我不知底湏是去問人始得  
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



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如古人咏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事崇非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孰若孰着待淡治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使會心精心精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有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使著存養收拾此心。問爲學工夫以何爲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辯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口徑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莫無得於己或云須是做工夫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子細窮究孟子說我知

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他自那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問講學須當忘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摩一頭詭怪之語果何益須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大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著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王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爲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檢點方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學

問無賢愚無大小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問所觀書滕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雖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咏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不果如芻豢悅口不方是得辨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我自然悅澤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人所思慮欲爲之事統見得

合理義則自悅統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人使辟近裏切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識善統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遂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泛濫無功說得極切這缺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耻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困與萬物皆備於

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為學湏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湏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得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末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湏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

聖賢  
器

樞不可先自放倒也湏靜著心實著意沉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問人之思慮有和有不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繞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黑豆**而**白豆**每起一善念則接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接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頭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舛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

禁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  
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  
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柰煩去修治他一  
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柰煩  
去做須要尋箇伴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脫跡將去今  
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  
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其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  
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中和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  
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

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克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  
柰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  
正未免為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  
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  
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大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  
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  
去四方八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  
中而已纔有此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  
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  
之中乃為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工夫不可曰固是  
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聖門  
教人  
此兩

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  
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  
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明日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  
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  
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  
心學也須會進○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頓段工夫莫說道  
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着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  
這此子便有這此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操  
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自然透徹○問橫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  
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  
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太局促了○問動容周旋未能

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  
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語萬  
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  
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  
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未由也已直  
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  
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  
洞然通貫圓轉乃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  
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口就這理  
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  
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

今又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  
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待時方取文字  
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  
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  
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撞着處○爲學之道須先存  
得一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  
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敬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  
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已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  
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畝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  
耕種今却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

治心  
修身  
之要

底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本不備  
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  
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着酸底便知是酸  
底喫着鹹底便知是鹹底始得○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  
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已意接說將去  
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問治心修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  
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旋地做去以  
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  
有自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問  
學者思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  
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

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哉

覽章子厚按宋鑑序字子厚建寧人始生疾父得象

新刊生理大全第四十四卷

...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五卷

學三

總論為學之方

朱子曰為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騫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止如菜子無養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子學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人之為學惟患不

三著  
以敬  
為本

自知其所不足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  
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涵養致知力行。有使  
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  
須用人統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  
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  
須。時。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敬。  
為。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  
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  
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  
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曲折又曰其於大學中  
所以方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

程子  
如  
木堅

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問程子公看  
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厭簡久久自知之記曰  
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  
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  
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  
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重輩卿  
曰程子問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  
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為子則當止於孝為臣則  
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  
皆當推去須得。人之為學五常自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  
惟五常為大五常之中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仁者又但當



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墜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是此○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有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任不得○問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及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右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忿欲之前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總覺恁地自家便掣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

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統意誠則自然無此病○為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濫無所收拾將其處做管轄處其他用上總閑慢消先就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此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辯况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辯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一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錯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人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凡看文

字非是要理會文字不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  
一當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為農  
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一箇屋子如小人越得白錢亦無歸宿  
子學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  
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却不濟事今看文  
字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學者若不為己看  
做其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  
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  
要人說道也會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  
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啻其者自家身己如何會曉  
得世上如此為學者多只看為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

是自家人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  
因其恁地苦只為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  
肚飢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而百方佐計一錢也  
只將歸這是為甚如此只為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為學如何會無  
所得○學問之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籠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  
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  
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  
得純熟也○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發憤然如有所失不尋得  
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  
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或問理會應變  
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

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着心  
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使要討  
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按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  
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  
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使  
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  
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待如  
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  
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人政以天  
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  
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重復有門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

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  
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數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  
要理會理會得就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  
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  
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此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  
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  
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武王之道布在方冊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  
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

萃百  
物觀  
化工  
之神

會去九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  
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  
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之**神**聚  
**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止知  
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  
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統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  
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須定這重面又煞多事事都合講  
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  
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  
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  
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

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也說  
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  
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  
平自然滔滔去都無窒礙○古人學問只是為已而已聖賢教人  
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已方有所得今人  
知為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已工夫却全不曾做  
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已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  
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今人事無小大皆  
**老草**過了只如讀書且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  
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集覽武王訪  
箕子陳  
之按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其範陳之○為大學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

立志  
以定  
其本

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學上為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居敬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力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予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

聚斂無足怪。○問：下學而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為學工夫，大既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為性心之用。為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子言

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

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自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各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問為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着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疎處欲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様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

聖人  
衆人  
所以  
異

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  
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  
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  
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  
把捉去一云恁地兢謹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李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  
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  
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  
所以異於常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  
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  
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  
却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却說道中庸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

說崇禮這五句是為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  
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  
是古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  
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  
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  
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  
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也得便只  
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  
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  
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  
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

性理大全卷之四十五  
論

性理大全卷之五  
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  
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  
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  
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  
上辯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却  
籠統無界分恐一句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  
好不成要做得不好上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  
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知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  
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居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其微惟夫習而  
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由返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

孝所以明  
方事而奉  
天我  
心者  
之宗

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也之  
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  
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  
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  
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  
食息至纖至悉尙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  
則講學其可不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  
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於其良心故事失其統  
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  
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



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恠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也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群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也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攷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肯

互者  
同相  
成

志蓋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已物蓋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蓋亦辯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辯而明又蓋行之而弗措乎蓋也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訓而識矣噫學不躡等也譬之如登道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如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天弗措之爲貴也。

學必有序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  
至精學之方也如迺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闊  
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  
飢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  
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  
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尚自下陟遐自邇循序  
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  
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  
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  
患而驚於高遠則有躡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故聖人之教  
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

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  
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  
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  
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如今一  
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  
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  
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洒掃應對其中  
自有妙理至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爲之雖若遲緩然爲  
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  
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責  
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己如晏平仲其

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  
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已而取人不惟  
養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  
聽言雖使義黃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  
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爲之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爲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  
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  
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集覽  
盤根錯節漢書虞翻傳不遇  
師古曰言樹根之盤互木節之  
交錯非堅利之器不能治之○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踞  
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

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  
草木俱腐之耻即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  
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  
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無  
不有益者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  
史史文至此然後可久可久○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  
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語上然如人坐暗室必自明若人果有志  
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  
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  
爲學須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須節次

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今學者病多在  
閑邊問人路頭尚不知大率問人須是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  
○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  
念然後見功若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  
爲己條終無所得○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  
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  
諷導詳欵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  
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  
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  
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  
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

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  
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  
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  
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一善則  
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爲人立基址須是堅實  
既堅實須是就充擴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爲學必須於平日  
氣直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  
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須要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  
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此  
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  
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

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裁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群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靜處○誠爲○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事○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已若不自此用功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人能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閑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矣○致知持敬兩事相發○心如○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

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過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而○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只許顏淵○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一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渾殺膠擾無益於已見窺於人甚可畏也○爲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方外

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博文約禮對言博  
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  
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為終身事  
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  
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人之為學但當操存涵養使  
心源純粹探賾玄隱使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並  
行而日勉焉則學進矣○為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  
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  
亂落亦於我何有干涉况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  
義無窮如登高華如涉溟渤且要跟脚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

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自  
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大小心畏者不害為君子亦有執師  
取友講明道義而輕猥浮薄者未免為小人此等處皆後在○

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為心然後可以言學也集覽如登高華嵩華

志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一十里即中嶽也華山在西安府華陰縣南十五里即西嶽也如涉溟渤溟渤二海名按一統志溟海在東平府昌黎縣三十里即七里海也勃海在遼東都司城南七百里迤邐二千里○古人為學大抵先

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  
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  
人人授故必載之方冊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  
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攷古驗今者蓋欲知為學之  
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厘之差亦平歸於檢

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辯  
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辯折講論者又不原切  
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  
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為便也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  
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  
留意講習若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  
實有諸已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  
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  
之不學者既有間抑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  
為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  
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

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惰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  
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  
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直箇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  
著○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  
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  
處就務實切已下工所以入聖人為近○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  
聖士希賢一條曰絕說為孝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為已務實  
之論蓋入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  
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  
無○偏○學

聖賢  
無一  
偏之  
字

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

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辯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誠意正心脩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辯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為一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遠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為主敬者生一無適之謂所

學動靜之功

以提撕警覺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主道而聖學所以貴動靜敬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心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虚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為鄉人者為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能為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能為虚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虚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西山真氏曰學者觀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得失然後  
為有補云○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  
為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  
為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  
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  
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  
虛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為之主其於應事  
接物必不能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  
審問慎思明辯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  
則湛然寂然而為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為中節之和天  
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

心  
治

維持  
此心  
為讀  
書之  
也

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即此意也○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  
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疾  
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焉  
者則又調虞憂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聖賢大道為必當繇其  
端和徑為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污不  
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  
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  
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  
反復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孰讀而精思此其  
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  
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

朱子  
教人  
大略

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  
主而義理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也~~  
之所以教人~~也~~略如此

替室陳氏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蓋心立持敬之謂先  
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問伊川云盡性至命必  
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  
知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  
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并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  
學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問明道以記  
誦博識為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  
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

聖明  
切實  
之學

為玩物喪志○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和  
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為非自  
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施設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  
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偷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  
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  
布置安排也○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義理之學至約而無  
窮~~中~~明~~也~~

鶴山魏氏曰氣質之稟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

而復於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由博以致約則斂華而就實故志  
為之主愈斂則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為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  
榮然氣為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始銳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

矣

雙峰饒氏曰為學之方其大略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養踈略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交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人之為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莫先於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為可尊可慕而可法孰為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此志既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充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泛濫支離固無以為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陋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誠之為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

真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為之則敬非真敬而其為敬也必踈略義非實義而其為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為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建高明光大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為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為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粗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為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為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幸而有以識

其體之實有於已矣然或不能博學於文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則  
知孤根獨立而無所壅培非特無以助其生長而使之進於盛太  
亦恐風霜彫摧而其根將不能以自存也

曾子許氏曰九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  
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  
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立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  
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朔源而不據  
以探原為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原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  
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為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  
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田間水道爾亦濬之以

如禹  
之治

距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  
一物之微諄切乎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太子所  
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二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  
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  
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於一以貫之  
之地無字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  
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授而終  
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  
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  
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  
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德是舍源而尋流者也○所貢乎

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為哉世  
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  
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  
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不廉也忍可  
變而慈也學之為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况其生  
而美者乎○為學而逐逐於欲役役於利汨沒於卑汙苟賤以終  
其身與彼不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學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  
○之學者之學不道○端讀書與為文而心矣讀書所以求作聖  
人之路選而或徒以資口耳為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  
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  
雖能首沒世猶夫人也○勉主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

資不自足  
人不可恃  
其資  
天之資  
之敏

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有是  
故也世之自以為有餘者反是○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  
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勉不如懶○懶可以及○懶何也敏而不學猶  
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  
學○之○不恃其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功倍  
懶不如此如懶如馬可以及鴉懶胡買切勞懶也懶魚也  
切寒懶也如馬農都切鴉馬也懶古器切良馬也

性理大全第四十五卷終

一 天 人 不 可 不 養

此 則 夫 妻 之 道 也 夫 者 天 地 之 統 也 妻 者 陰 陽 之 配 也 夫 者 質 也 妻 者 文 也 質 者 剛 也 文 者 柔 也 剛 柔 相 濟 而 道 立 矣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天 地 之 統 也 妻 者 陰 陽 之 配 也 夫 者 質 也 妻 者 文 也 質 者 剛 也 文 者 柔 也 剛 柔 相 濟 而 道 立 矣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天 地 之 統 也 妻 者 陰 陽 之 配 也 夫 者 質 也 妻 者 文 也 質 者 剛 也 文 者 柔 也 剛 柔 相 濟 而 道 立 矣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天 地 之 統 也 妻 者 陰 陽 之 配 也 夫 者 質 也 妻 者 文 也 質 者 剛 也 文 者 柔 也 剛 柔 相 濟 而 道 立 矣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天 地 之 統 也 妻 者 陰 陽 之 配 也 夫 者 質 也 妻 者 文 也 質 者 剛 也 文 者 柔 也 剛 柔 相 濟 而 道 立 矣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天 地 之 統 也 妻 者 陰 陽 之 配 也 夫 者 質 也 妻 者 文 也 質 者 剛 也 文 者 柔 也 剛 柔 相 濟 而 道 立 矣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夫 者 養 也 妻 者 事 也 夫 者 教 也 妻 者 順 也

